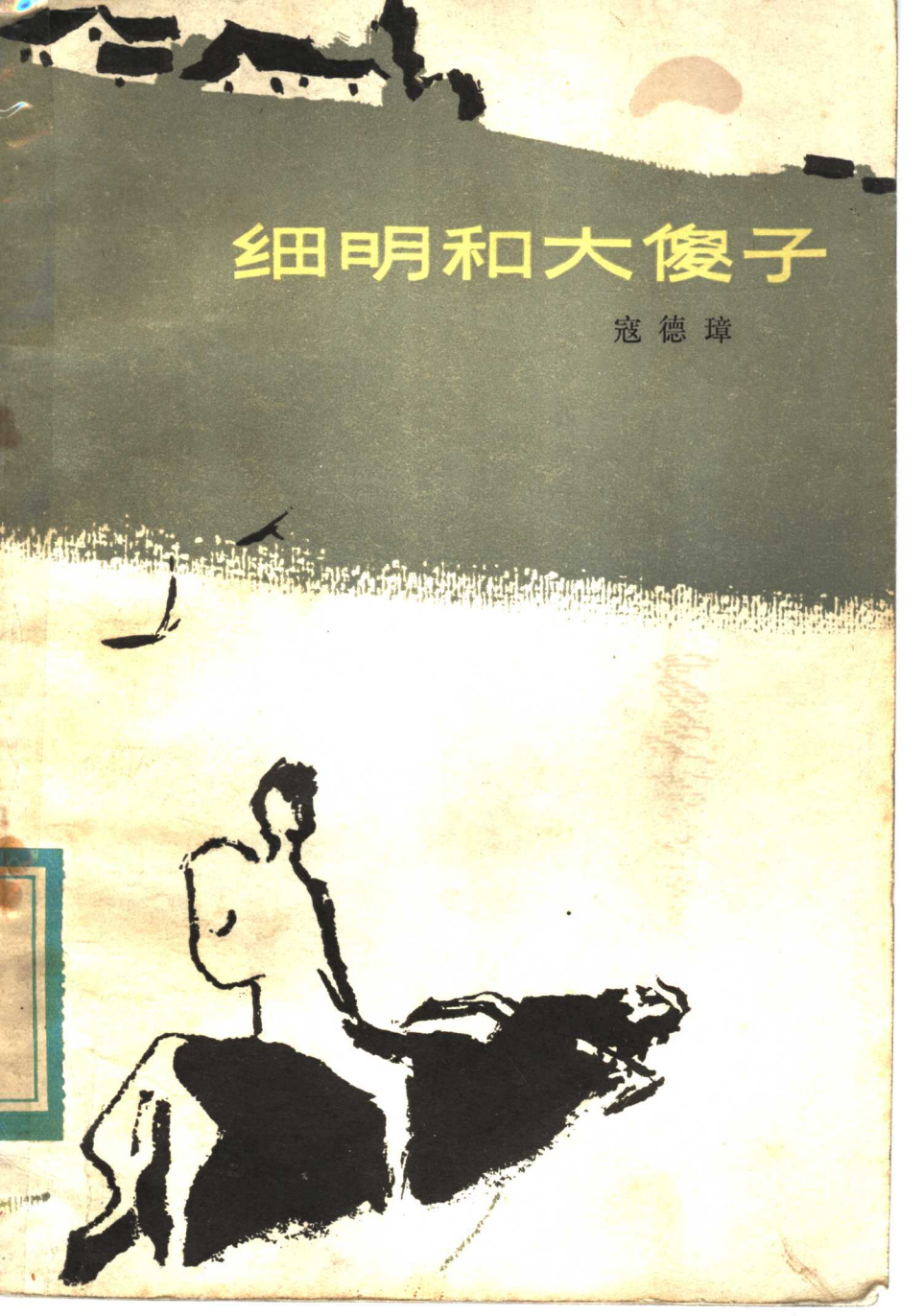


A stylized, abstract illustration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wash style. The top of the image shows dark, silhouetted hills with a few small, dark shapes representing houses or trees. A large, pale, circular shape, possibly a sun or moon, is visible in the upper right. The middle section is a dark, horizontal band with a textured, brush-stroke-like appearance. Below this,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, yellowish-tan color. In the lower half, there is a large, dark, abstract shape that resembles a reclining figure or a large animal. To the left of this shape, there is a small, dark, vertical shape that looks like a bird in flight. On the far left, there is a small, rectangular, green-bordered area containing a faint, light-colored image.

细明和大傻子

寇德璋

细明和“大傻子”

寇德璋

封面：李晓军

插图：陈清港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细明在农村初中毕业以后，考虑到父亲去世，母亲多病，家庭生活比较困难，就回到生产队要求参加劳动。队长怕他干不了重活，派他看牛。后来，队里新买了一头大牯牛，性子粗野，顶架很凶，外号叫“大傻子”。细明不怕困难，经过努力，终于成了“大傻子”的朋友和保护人，受到社员称赞。

本书描写了我国南方的农村生活，笔触细腻，有情有景，读来亲切可信，饶有趣味。

细明和“大傻子”

寇 德 璋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3.75印张 58千字

1981年6月北京第1版 198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,000册 定价0.27元

—

一九七七年夏，细明从队办初中毕业了。农村的初中只读两年，他刚好满十四岁。这天他离开学校，一进家门就对母亲说：

“妈！我毕业了，你快去跟队长阿校三叔说说，给我派工干活吧！”

细明的妈妈正在灶间烧火做饭，烟呛得她不住地咳嗽，听见儿子回来了，就歪着身子从灶边探出头来，一边咳，一边说：

“放学了吗？肚饿了吧？饭就快煮好了，等一会儿……”

细明走到母亲身边，拿过火钳子，拉了妈妈一把说：

“看你咳的，让我来烧，你出去坐坐。”

妈妈用手抚着胸部走出灶间，在小天井找了个板凳坐下。喘息稍稍平定了，她嘱咐着儿子说：

“饭滚了好半天了，不要烧猛火，当心煮糊了。桌

上有碟咸鱼，放进锅里蒸一蒸。”

细明按照妈妈的吩咐，一边干活，一边又对妈妈说：

“阿校三叔收工了没有？你看他走过门口就叫住他，我要跟他商量商量，叫他给我派工干活。”

妈妈现在才听出细明的要求，惊奇地问道：

“怎么？你不读书了吗？”

“我毕业了！”细明有点怪母亲不知他的心思，特意把“毕业”两字说得很重。

“毕业了？你又矮又瘦，跟老师说说，再读两年行不行？”妈妈不大懂得学校的规矩，按自己的意思这样问着。

“再读两年得考高中，高中可不是人人都能读的。上高中得住校，离家二十多里，一个星期才能回来一趟，还得交饭钱。你想想，咱家年年超支，你有病，一年开不了几天工，还要养活我，总要生产队补助才能秤口粮。我出勤开工，天天挣分，还能在家帮你干点活，什么都好办了……”细明拍灭了灶膛里的火，用抹布揩着小饭桌，拿出碗筷，准备吃饭。

母亲看着儿子发育得不够强壮的身躯，想起他不到三岁就没了父亲……马上就叫他挣工分养家，心里有些舍不得。她暂且没说什么，走向厨房，从灶台上端

下一碗菜汤，然后母子俩各自盛了一碗饭。广东农村的家常饭是咸鱼、青菜、大米饭，她们吃得很香。几只母鸡从外边咯咯地叫着回来，啄食地上的饭粒菜渣。小花猫蹲在桌边，等着细明丢给它鱼骨。

“吃饭了吗？大嫂！”阿校三叔端着个大斗碗，满满地装着一碗饭，饭上顶着一堆虾米炒韭菜，一边吃，一边进来串门。

“三叔！”细明高兴得叫起来说，“我正要去找你，我……”

“找我有什麼要紧事？先吃饭，慢慢说不迟。”阿校接过细明妈递过来的板凳坐下，又推开送过来的咸鱼碟，用筷子指着自己的碗，说：“我有菜。你们吃，别管我。”

细明一边大口嚼着饭，一边说：

“校三叔，我初中毕业了，你能给我派工干活吗？”

阿校注视着这个羽毛未丰的瘦小男孩，看着他那对极象爸爸的大眼睛，慢慢地摇了摇头。

细明急了，望了妈妈一眼，继续要求道：

“三叔，你看我妈整年生病，我们家年年吃队上的补助，我出勤干活，又能养活我妈，又不用吃补助，你为什么不同意呢？”

三叔用筷子敲着碗边问：

“细明仔，你今年十几岁了？”

“十四岁。”

“生产队规定十六岁才正式派工的。”

“可是人家二队就有不够十六岁开工的，波仔比我才大一岁，去年就看牛了。”

“那么，你莫非也想看牛了？”阿校三叔随便问了一句。

“看牛也行，随便给我一头什么牛，我先看两年，够十六岁了再跟大家一起干农活。”

“看牛可得有耐心呀！刮风下雨也不能躲在家里休息，万一遇上牛牯（公牛）打架……你干得了吗？”校三叔故意板着个面孔问。

“校三叔，细明仔是个孩子，不懂事，他爸爸死了这十多年，全靠你和队上照顾我们了。如今他不想读书了，要看牛，你就给他个小牛仔看看吧，挣分多少没关系，叫他先长两年见识。这孩子是牛脾气，说话不回头，叫他好歹挣几个工分，也省得我们老是吃补助粮……”妈妈也同意了细明的请求。

阿校三叔慢慢地站起来，对细明说：

“你先别着急，我今晚跟队委们商议一下，看大家是不是同意……”

细明跟着队长往外走，继续央求道：

“三叔，你可要说了算数，明天我就找你要牛看。”

阿校笑着往回推他，说：“好，好，好！你快回去添饭吧，看牛慢慢不迟。”他端着个空大碗向自己家门口走去。

第一生产队的队委们研究了细明的看牛要求，认为他家生活的确困难。细明的爸爸解放前当了半辈子的长工，累得吐血。土改后，四十多岁才讨上个老婆，接连生过两个孩子都没养活。直到生了细明，却又好日子不长，细明还不到三岁，爸爸就因为肺病复发死去了。留下这孤儿寡母，细明妈又是长年的哮喘病，如果没有集体照顾，这母子俩真不知怎样度日呢！

现在细明初中毕业了，想开工看牛，队委们认为可以答应。孩子参加力所能及的集体劳动，边干边学，也一样能锻炼成生产好手。不过队里的牛已有专人看管，只剩下一头又老又瘦准备宰杀淘汰的牛牯，是由社员们轮流看管的，暂时只能把这头牛派给细明，以后再做调整。

早晨天刚亮，村里的公鸡比着嗓门叫的时候，细明就从家里出来，往巷里走上几步石阶，来到阿校三叔的门口。他们两家是近邻，住在一条巷子里。校三叔年

轻时又是和细明的爸爸一起给地主当长工的，爸爸死后，校三叔一家经常关照他们，所以两家就和一家人差不多。

细明走上石阶时，校三叔的两个小女儿云芳和云英，正赶着一只老母猪和一群小猪仔出来放。老母猪又丑又凶，一身皱皮，鼻子哼哼着，召唤自己的小猪仔。那些花猪仔一个个圆滚滚，粉红色的嫩皮上长着一片片的黑花斑点，非常可爱。细明故意弯腰去捉一只小猪，小猪吱的一声，吓得乱窜。老母猪马上转过身来，翻着白眼吼着，想咬细明一口。

“讨厌的细明仔！你干什么犯我家的猪？”小妹妹云英歪着头提出抗议。

“犯猪都不准吗？”细明故意逗弄她，摸了一下她头顶上的小辫子：“我要是犯你呢？”

“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！”姐姐云芳立刻保护自己的妹妹，用赶猪的竹竿朝细明“刺杀”过来。

细明哈哈笑着，躲过竹竿，闪到一边。老母猪已经带着一群猪仔走出巷口了。

“不跟你闹，我们要去看猪，不然下到田里吃了秧苗，找你算账。”云芳一本正经地收回竹竿，领着妹妹走了。

“这么早，细明仔。”三婶正在天井里喂鸡，一群比

拳头大点的小鸡正围着个糠钵子啄食。有几只还没长出大羽毛的小公鸡，身上光秃秃的露着红肉，吃几口就换个地方把别的鸡挤开，好象人家吃食的位置比自己那里好似的，结果挤来挤去，谁也吃不上。

“该死的鸡公仔，总也不肯老老实地吃糠，明天拿到镇上全阉了你们！”三婶叨唠着，用一根小竹条将糠拌匀，不叫小鸡跳到钵子里去乱扒。

细明说了一声“三婶早”，就直接进屋去找队长校三叔。

三叔说：“细明仔，你肯看那头老牛牯吗？”

细明怔了一下。他满以为队长能给他一头膘肥肉满的大牛牯，或是欢蹦乱跳的小牛仔。连一般温温驯驯的母牛他还觉得不过瘾呢，没想到叫他看那头即将宰杀的老牛牯。但昨天自己说过看什么牛都行，说到就得做到，因此他点点头说：

“行，我愿意。”但他又补充了一句：“等这头老家伙淘汰了，再买了新牛也得给我看才行。”

校三叔笑了笑，满脸都起了皱纹，拍拍细明的肩膀说：

“那得看你看牛的本领怎么样，虽说你是农村土生土长，从小就不怕牛，也跟着大人看过它，可是论到看牛的细情儿，你都知底吗？”

“你可以考考我！”细明满有把握地说。

“好，我问你，看牛牯第一条得小心什么？”

“不能跟别的牛牯走对头，老远见了牛牯得先打招呼，避开。”

“对，再问你，牛干完活，热得喘粗气，怎么办？”

“马上拉它去泡泡水，给它洗洗身子。”

“队里每块田你都认识吗？”

“认识。”

“每块田边的路基宽窄你都知道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细明有点说不上来了。

“你得好好认一下各条路基，哪条太窄，牛走不过去，就不能从那里过。要不然牛蹄子陷到田里去，踩崩了水口，踩塌了路基，整块田的水都流干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

细明连连点头。又听校三叔说：

“要是见到牛流眼屎，鼻子头不出汗，肚子胀气拉稀……都得报告队上找兽医；要时时给牛捉虱子，解下牛轭要替它揉揉脖子；冬天喂稻草，要拉它去喝点清水，不然干草会在肠子里结成块；犁田时喂糠拌番薯，得把番薯捏碎，用温水调得不稀不稠，水凉牛吃了身子不暖，水太热会烫坏食道。”

细明睁着大眼睛认真地听着，都默记在心里。他

想，自己是个读过书的学生，要是连头牛都看不好，可真不象话了。反正不懂就问吧。

“今天你先歇歇，明天正好是一号，就从明天开始吧。”校三叔说罢，拿起草帽，准备出门去开工。三婶也已喂完鸡，正站在门口扯开嗓子大声叫云芳。叫了半天也没人应，就转身对往外走的细明说：

“你到街前替我把云芳叫回来，放暑假了，不能整天玩儿，叫她帮我煮一锅猪食，我也去开工了。”

细明答应着，跑下石阶，回家用竹耙子当扁担，挑了一副箩筐出来。他准备先找云芳，然后去村后的山岗上搂点草柴回来烧。

二

早晨七点钟，生产队规定的开工时间一到，细明光着脚，戴了顶大草帽，准时来到拴牛的树头。老牛牯正站在那里反刍，慢慢地，一下一下地动着嘴巴。老牛下边那排牙齿已经磨得又短又平，眼皮上打了褶子，脖子瘦得象是只剩了一根筋挑着，身上的皮又粗又干，背上的脊骨高高隆起，两边的肋骨清清楚楚地排在那儿，尾巴根缩进去一个拳头大的坑，那条细得干瘪的尾巴无力地摆拂着，驱赶那些叮在身上的蚊蝇。细明走到它

身边，老牛无动于衷，仍旧无精打采地倒嚼，嘴角泛出一些白沫。细明用手轰开那些讨厌的牛蝇子，解开牛绳，拉它出去放。老牛慢慢地挪着步子，跟着细明走。近旁拴着的年轻力壮的牛，立刻不安静地围着树桩踏步子，希望自己也能出去散步吃草。一头刚长犄角的牛仔，索性哞哞的叫了起来。

小草顶着晶莹透亮的露珠，太阳一照，反射出五颜六色的光彩。细明的脚马上被露水沾湿了。他把牛赶到河埠头，想渡河到对岸去放，因为放牛的人嫌过河麻烦，不常去，那里田边路基上的草长得特别茂盛。老牛牯牙不好，吃得慢，啃短草很难吃饱，不如走远点，拉它到草好的地方去。

专为社员过河开工的渡船撑开了埠头。细明站在船上，手里拉着牛绳，老牛牯在船边吃力地游着水。它鼻子露出水面，喷着气，身子坠在水中，仅仅跟得上渡船的速度。上岸以后，细明四下看了一眼，决定把牛拉到鱼塘边自己队的稻田路基上去。

“站住，别过来！这儿有牛牯。”细明吃了一惊，四处寻人，不知谁这样大喊大叫的。老牛牯还在向前挪着步子，细明赶快叫它停住。

“想打架吗？你看看你那要死的牛牯能打得过我这头大家伙吗？”二队的看牛娃波仔，一边下着警告，一

边从一个大稻草堆后边转出身来。细明这才看见他，并且看见草堆后正有一头大牛牯在那儿吃草。可能这牛牯已发现近旁又有牛来了，正仰起头来张望。

“我的老牛不打架，你拉拉你的牛，别叫它朝这边转头，让我走过去。我要到下边塘边路基上去放牛。”细明很有礼貌地请波仔让让路。

“不行，你还是回转头吧，我这牛可凶了，逢牛就打。你那头瘦鬼，我的牛一角就能把它顶到天上去！”波仔不但不拉牛，反而更神气起来。细明心里可恼火了，态度坚决地说：“我要到我们队的路基上去看牛。我拉着我的牛，不叫它冲你的；你不拉牛，冲过来算你的错！”一边说一边将绳子拉紧，并且侧过身遮住老牛牯的视线，不叫它看波仔的牛。波仔见细明并不怕他，赶快去拉自己的牛，拉到稻草堆边，挡住它的眼睛。大牛牯知道附近有牛走来，扭着脖子想看个究竟。波仔用绳子照牛脸上抽了一下，骂道：

“看什么？想打架吗？打架就杀了你！”

这时细明已经拉着老牛走过去了，波仔也就放了手，仍旧躲在稻草堆的阴凉处，往地上一坐，放开嗓子唱起歌来。

鱼塘边的路基又宽草又多，老牛牯低着头，慢慢地啃着吃。周围静极了，只远远听见看守鱼塘的阿六老

爹断断续续的劈柴声。有时听见波仔骂牛或是唱歌的声音。

一只蓝羽毛的小鸟，在路基上灵活地转动着小脑袋，啄着翅膀底下的绒毛。小翅膀一会儿张开，一会儿并上。细明拉着牛慢慢地凑过来了，小鸟睁着明亮的小黑眼珠，歪着头望着他，好象故意逗弄人似的，并不马上飞走。细明想去捉它，当然捉不到。小鸟一展翅膀从细明的头上掠过去了，闪着蓝得发翠的羽毛。细明一直到看不见那个小蓝点子才回过头来。

鱼塘周围静悄悄的，没什么风，水面只有细细的波纹。偶尔泼刺一声跳起一条银光闪闪的鱼，随即又安静了。

细明倒背着手，拉着牛绳子慢慢踱步。他看见不少小青蛙在附近跳来跳去，有的一跃钻入水里，蹬着两只后腿，向远处游去。水边草丛中有一条花蛇，半条身子浸在水里，上半截露出水面，探着头左右摆动，一条开叉的小舌头伸伸缩缩，睁着狡猾的小眼睛。忽然，花蛇猛地一蹿，咬住了一只青蛙的后腿，“吱……吱……”青蛙凄惨地叫了起来。蛇想把青蛙拉下水底，但又扭不过青蛙的挣扎，就在水边草丛中搏斗起来。

“该死的蛇，看我不打死你！”细明把牛绳换在左手握着，右手捡起一块硬土块，对准蛇头打过去。蛇猛然

一惊，尾巴甩得老高，仍是不肯撒嘴，青蛙的后腿已经渗出红色的血水了。细明见蛇离岸边很近，趁它尾巴摆过来的时候，一个大前扑抓住了蛇尾，倒提上来，不停地抖着蛇身。蛇到底受不住了，张口放开了青蛙。青蛙在地上麻木了一阵，缓过气来，拖着那条受伤的后腿跳进禾田里去了。

细明猛抡着花蛇，将它的头往地上摔，蛇断了气，白肚子朝上瘫软在草地上。细明拔了一根结实的水草，将蛇绑好提在手里，准备带回去给云芳喂母猪。母猪吃了蛇肉奶特别好，对猪仔有益。

太阳已经升得老高，细明觉得身上晒得很热，回头看看老牛牯，仍是不紧不慢地一口一口啃草吃。鱼塘边的路基已经走完一大半了。

鱼塘本来是一条河的小支流，因为筑基围田，把这条小支流堵死了。生产队派人在大基上修了个出水口，安好闸门，围上竹栅，外边大河涨水或是退潮都可以用闸门控制流入流出的水量，里边放养了鱼苗。队



里派阿六老爹长年住在大基上新盖的小砖房里。阿六老爹是个孤独老人，住在这里一边看鱼，一边养老。

每到拉鱼的季节，可真是热闹。大张的鱼网从鱼塘两岸扯开，每边的纲绳都有十几个人拉着，也有些人下了水，在边上跟着走。打稻子用的椭圆木桶、装鱼用的竹笼子成串地在水面浮上浮下，惊起的鱼一跳多高。孩子们欢呼雀跃，在人群里乱钻，有的索性跳下水去，游着狗爬式，抢着捉鱼。大人们嫌他们捣乱，又嚷又骂，可是没有一个真生气的。

拉上来的草鱼、鲢鱼、鲤鱼、鳙鱼……分门别类装在鱼笼里。生产队的青壮年男社员，推来自己擦得锃亮的自行车，互相照顾着绑好鱼笼，成大队地运到食品站去卖。校三叔和阿六老爹就忙着给各户社员称鱼，家家户户的小孩子都提着竹篮排队，嘴里不住声地嚷嚷，吵得人们说话都听不清。这样的日子，无论你走进谁家的厨房，都会闻到新鲜的鱼味，各家的小猫馋得围着灶台咪咪叫。正象阿六老爹最爱说的口头语一样：“集体集体，有我有你，人人劳动，个个欢喜。”

细明想到这里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现在他也是这个集体中的一个劳动力了。他和妈妈吃了这个集体十来年的补助粮，自己已经十四岁了，怎么也不能给集体